學校問 白鹿書院教規

程董二先生學則 初學備忘

讀書十六觀補 教習堂條約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校問

毛奇齡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學校問

學校問

毛奇齡篹仕國曰見

張希良黃岡人.兩浙提督學院.問學之名不一.詩有辟雝、泮宮.孟子有庠、序、學.校.周禮有成均.瞽宗.王制有東膠、虞庠.祭義明堂位有西學、米廩.以至小學.大學.三代學.四代學.在諸經所無.成說.而前儒紛錯.又彼此互異.某自入學以至秉學政.其於此義.全未之解.何以自問.惟先生明示之.

學義固難明.然欲明其義.必先就其名而分辨之.大約名有五等.一是天子諸侯之學.州、黨之學.一是明堂學.又名四學、五學、四門學.一是小學大學.一是三代學、四代學.

其天子諸侯之學何也.

王制曰.天子曰辟雝.諸侯曰頖宮.辟雝如璧.以水周環其宮.而頖則半之.第環前而闕其後.魯頌曰.思樂泮水是也.然辟雝又名成均.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春秋繁露曰.成均.五帝之學名是也.

何以爲國學及鄉遂州黨之學.

國學.卽辟雝、頖宮也.學記.國有學.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皆是.故後世京師有國子學.又名太學.以此也.至于鄉以下.則有四學.一曰鄉校.春秋傳.鄭人欲毀鄉校是也.但其名本于夏之鄉學.故孟子曰.夏曰校.而其義以教爲主.故又曰.校者、教也.乃三禮無鄉校一名.本是闕失.而學者見鄭風子衿小序云.刺學

校廢反謂校是鄭學名非也鄭之有校總屬周制也一曰州序周禮州長以禮會民于州序是也孟子謂殷曰序其名本商之州學而義主于射故又曰序者射也學記術曰序術是州字之誤而鄭氏謂遂有序非也一曰黨庠學記黨有庠是也孟子謂周曰庠則以虞庠本周國學名而亦用以名黨學且虞庠主養庶老而黨庠亦祇養民間之老名同義又同故又曰庠者養也鄭氏于州長職註謂序是黨學非也若鄉飲酒禮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王制耆老皆朝于庠又似鄉亦名庠者正以國學黨學合鄉國內外而皆可稱庠故閒一互稱而禮註遂謂鄉曰庠亦非也一曰家塾學記曰家有塾是也考周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者五百家也此名家塾蓋合五百家而統名爲塾既非一家所立且更不立閭族二學名目但言塾而鄉學已備記稱周有四學正指此鄉州以下四學名也若尚書大傳謂大夫致仕者爲父師教于右塾士致仕者爲少師教于左塾爾雅謂門側之堂謂之塾雖分左右總在一處而漢食貨志有里胥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語謂里鄰各處是必閭師族長皆各有學亦非也里鄰既同塾則族閭必無分塾更可知也至于六鄉則每鄉如之王制有右鄉移左左鄉移右謂各鄉學也至于六遂亦如之遂有縣有鄙與鄉有州有黨同則亦名校序庠有鄰有里有鄰與黨有族有閭有比同則亦統名塾正義謂鄉曰庠則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遂曰序則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此尤杜撰不經之言不足據也凡此皆國學之外如今世府州縣學及社學亦列四學可比似也

乃又有明堂之學謂何

明堂在國之南郊。天子所建。所以饗上帝。朝羣后。迎時氣。而頒政教者。然往與學校互相表裏。故其制環水四周。亦名辟雍。且舊時言禮。多有四學五學之說。專指明堂爲言。故蔡邕明堂章句云。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轉如璧。則曰辟雍。此有據之言。而袁淮無學橫口爭辨。大非禮也。據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此因明堂十二室。東西四面皆可爲學。遂取四正室與中室。立爲五學。觀禮記昭穆篇云。祀先賢于西學。此正明堂中一名。而祭義亦用其言。不止賈誼傳有五學文也。是以易傳太初篇亦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夜入北學。而魏文侯孝經傳亦云。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若其又名四學者。則以王居明堂禮。實倣周官門闈之學。東西南北。稱爲四門。故又名四門學。後世四門之名。實始于此。

又何以爲三代、四代之學。

舊謂周有三代學。三代者。卽前夏校、殷序、周庠、三鄉學名也。本只二代。合周而爲三也。若四代之學。則增有虞氏一學。而合周爲四。皆指國學言。但三代學名學義。在諸經亦無明文。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商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于是始以米廩二庠爲虞學。東西兩序爲夏學。右左二學及瞽宗爲商學。實則每代止一學。必非二庠二序。既分兩學。而又加米廩、瞽宗、爲三學者。觀周有辟雍、成均、國學、太學、東膠、虞庠、六名。而並無六學。可驗

也。自鄭氏不善解經。謂三代各有二學。而周備四代。共有八學。且妄分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爲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爲小學。則于米廩、瞽宗、兩學既無所屬。而小學大學之名。又全屬杜撰。並無經傳可據。而學義大亂。夫所云上庠、下庠、卽一學。而以學之上堂爲上庠。學之下堂爲下庠。所云東序、西序、右學、左學。亦一學而以學之楹東爲東序、左學。學之楹西爲西序右學。非有二也。蓋庠序有制。兼言庠序。則有堂有室。單言序。則不及室。大抵用五架之屋。由戶牖以北爲室。戶牖以南則爲序。爲堂。而堂序之分。則兩楹以北爲序。射記所云序。則物當楝。兩楹以南爲堂。所云堂。則物當楣者。故虞以序與堂分上下。而夏、商、則但以當楝分東西左右。其曰米廩者。卽上庠也。以虞重養老也。曰瞽宗者。卽西學也。以殷重教祀也。若周備四代。則亦卽一學。而以上堂稱米廩。下堂稱虞庠。則備虞學。堂東稱東序。堂西稱瞽宗。則備夏商學。是以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干戈羽籥在東序。分備三學。然只在太學之中。如必另設諸學。則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方養老而適東序。謂天子晨興。親入太學。行養老之禮。而所適者。是夏學。周禮成均之法。使有道德者教之。而死而祭于瞽宗。謂師氏道德設教成均。死則當祭于其地。而所祭者。是商學。是東闕西踞。大謬之禮也。

然則上庠下庠。以及東膠虞庠。皆非大小學。何也。

此皆大學也。東膠、虞庠、猶之成均與辟雍。有異名。無異學也。雖虞庠祇周學之半。而得專稱虞庠者。猶瞽宗止殷學之半。而亦得專稱瞽宗。一例。如謂虞庠小學。東膠大學。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則王制明云。小學

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未聞小學在郊也。王制明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正謂大學在郊。而虞庠大學適當其地。未聞虞庠小學也。夫上庠下庠。東膠虞庠。王制文也。小學在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亦王制文也。王制自爲註。而註王制者。反改其註而叛之。可乎。且此何據也。乃附其說者。又曰。公宮者。諸侯之大學也。天子反是。則大戴保傅篇云。太子少長入小學。小者。太子所學之宮也。卽師氏虎門外地也。是天子小學。亦王宮左矣。且不讀周頌乎。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亦云辟雝在西郊也。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于成均。亦云成均在郊也。鄭氏註詩幷註禮。而于其要會。全未之解。致大小二學。純以杜撰造說。相傳至今。亦可惜矣。予嘗作大學證文。定爲小學者。天子諸侯世子之學。與鄉校家塾不同。此考之書傳諸書。有明據者。祇兩漢以後。專以小學爲字學。如漢設小學。使學僮學字。而漢成時。遍徵小學之徒。寫字于未央廷中。則于六經無明文。及考漢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以六書。而杜鄭傳鄭與子林俱正文字。世言小學者。必由杜公。而顏氏亦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卽北魏江式上字書表。亦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此必周官保氏原有此文。而大戴保傅篇偶失之。漢魏去古未遠。尙有見者。若周禮保氏之職。教以六藝。周官門闈之學。保氏教六藝在西北闈。此皆據保氏官職爲言。不必指小學中事。觀其所守。是西北門。則非小學虎門之東。可驗也。故唐武德中。于祕書外省。別立小學。宋置諸王宮小學。教南宮北宅子姓。皆天子自立學。在國府州縣之外。而其教則多尙文字。卽國朝殿試。比較書法。皇上嘗云。不當以小學忽之。是小學中廢。猶尙有聖明能言其名。而不謂舉

世皆昧昧也。

吳鼎溫州瑞安縣教諭蕭山人問張璁在明嘉靖閒議大禮略得禮意而惜鮮學問證據迄無定論若其改學校制度更易夫子文宣王號爲至聖先師則長夜一旦確不可破閒明初高帝亦曾下詔謂禮正名分不得僭差凡嶽鎭海瀆幷革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惟夫子封爵一仍其舊必待嘉靖朝而後改之則又何意且文宣爲夫子之謚祇王是封爵今革封爵而幷謚而亦革之又何說乎。

古謚以易名夫子雖無謚而已有易名之說見于禮記考檀弓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其稱尼父者本易名而以字名之且加之以父如呂尙之稱尙父管仲之稱仲父此卽是謚故鄭玄曰尼父者因其名以爲之謚先仲氏曰論語子貢稱仲尼日月中庸子思稱仲尼祖述堯舜世誤以爲弟可字師孫可字祖而不知其爲謚也若宣尼之謚起于漢平是時權臣當國濱亂典禮因有追謚孔子之事且加封爵稱爲褒成宣尼公而改封孔氏子孫爲褒成侯此皆亂朝故事不足法者乃歷代庸主接踵而起如北魏太和中加謚宣尼爲文聖宣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唐則天皇后封隆道公至玄宗改謚爲文宣王而趙宋眞宗加至聖二字于文宣王之上及元武帝海山則又加大成二字于至聖之上而明初因之有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此實侮慢先聖大不可訓其舉而革之宜也特明代儒臣並無學問其在洪武初祇一宋濂乃以上孔子廟堂議謫知安遠縣而其所議者亦復根據不清五有得失若張璁則但有薄識而全

無考校。彼第知封爵之褒。有玷夫子。而不知先師之稱。其褒彌甚。古聖與師不併稱。禮。凡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先聖者。古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類是也。先師者。前此學人能敷人者。書之伏生。詩之毛萇。樂之制氏。禮之高堂生之類是也。聖與師不混稱。亦不混祭。天子祭先聖。諸侯祭先師。或分或合。皆有等殺。而要之聖尊而師卑。凡一技之師。教舞學樂。生爲師氏者。死而卽祭于瞽宗。稱爲先師。其褒也如此。故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韓愈曰。匹夫而爲天下師。此在他時稱之。則然而至于學宮。則師皆官稱。後漢朱浮所謂博士之官。當爲天下宗師者。幷不必毛萇、高堂、之類也。且同堂分享。顯有二名。一聖諸師。自三代迄今。高卑並列。相沿爲千百年不可移易之掌故。而一旦合併而歸之一人。此在受者亦必不安。況至聖二字。創自趙宋眞宗。其在大中祥符初。已加稱玄聖矣。而又以玄犯神諱。改稱至聖。雖至聖二字。出自史贊。可謂至聖矣句。然終是加號。非其本稱。考夫子在周末。原有聖名。當時列國。各祀其國之聖與師。而在周以周公爲聖。在魯以孔子爲聖。如其國無聖。則借他國之聖人而祭之。文王世子所云。凡釋奠必有合。合者。同也。謂與隣國同祀此一人也。則夫子在本國稱聖。勢無他國又稱師者。故後漢明帝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此爲非禮。至魏正始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則孔子先聖。顏淵先師。而其後或聖或師。多不可考。然晉惠帝時。潘尼作釋奠頌。有曰。夫子位西序。顏淵侍北墉。則仍聖孔子而師顏淵。是以唐武德初。詔以孔子爲先師。而太宗貞觀。急用房玄齡之議而釐正之。高宗永徽中。復詔孔子爲先師。而顯慶二年。又急用長孫無忌等議而釐正之。其議有曰。聖非周卽孔。而師則偏善一

經者。皆可爲之。所以貞觀之末。親授綸言。正夫子爲先聖。加衆儒爲先師。而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夫以孔子至德。賢于堯舜。自漢以來。業已尊爲先聖。何可至今日而降茲上哲。俯入先師。則明明以先師之名。卑而且褻。謂之降稱。又謂之俯入。其爲等殺昭然也。今欲尊孔子。則自當以孔子爲先聖。顏淵以下諸賢。皆爲先師。而漢後儒者。則概去之。而乃溷前代聖師之名。紊千古立學之制。聖爲何人。師爲何等。一更易聞。而使賢過堯舜者。僅僅官博士祀瞽宗。逡巡比附之伏勝、毛萇、戴聖之列。則其爲褻慢。亦復不少。反不如累加封爵。而仍不失先聖之名之猶可安矣。

又問明初立孔子廟。自孔子及諸賢。皆設像。至天順間。蘇州知府林鴞。以爲設像始于佛氏。孔子生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焉得有像。因聽其毀壞而不令修復。至張璁爲政。則直舉而毀之。易之以主。謂古者廟制。有主無像。此必元代夷教未釐正者。於禮何如。

古祀神之典。禮不具載。其設像與否。原無明文。但古以棲神之所名之曰廟。廟者、貌也。謂肖神之貌而勤事之。則廟祀之設。專以貌名。故徐仲山日記曰。古以貌祀。而其後易之以尸。尸者。貌之變也。雖易尸之典。亦不知始于何時。然大抵古人務實事死如生。則必實求其所以生之之事。胖蠁不足。則以重依之。重又不足。以主附之。主又不足。以衣冠想像之。及想像又不足。則徒飾衣冠。猶不若生人之能飲能食。可實實享祭。是以既設主。又設尸。二者不可偏廢。蓋廟者貌也。尸者由貌而進焉者也。先仲氏云。古廟必有貌。初不得其說。既而思之。則所繫甚大。蓋祭重服物。如爲尸者著弁冕而出。則爲君尸。著玄冕出。則爲大夫尸。

著爵弁出。則爲士尸。故喪小記云。有爲天子尸而服士服者。武庚祭紂。則紂不以禮卒。祇以士之服服之。有爲天子服者。微子祭帝乙。則帝乙以禮卒。當以天子之服服之。此其爲禮。固有全藉冠服爲區別者。若僅僅一木主。既不扮尸。又不設貌。則將何以別服物等殺。其說甚明。故墓藏衣冠。而廟則曰游衣冠之地。孔子世家原云。其所居堂。後世因廟而藏衣冠于堂中。蓋以祀孔子。時曾設像以被衣冠。故云然也。祇古人言禮。散見雜出。並無一定之制。明明顯告。卽椅牀盤椀。坐立拜跪。生人日用所最切者。尙古今移易。並不知所始。何況諸禮。是以尸主所始。或曰始于芻靈。縛茅而爲之。或曰始于方明。刻木而繪畫之。總不可考。但稽之廟貌之名。推之扮尸之義。備求之服物衣冠等殺之節。則定當有像。若謂設像始于佛教。則不讀書人所言。殷本紀。帝武乙刻偶人爲天神。國語。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像而朝禮之。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雖設像不一。或以土。蘇代語孟嘗所云西岸之土。挺而爲人。是也。或以木。漢河內孝子刻木爲母像而事之如生。是也。或以石。孟母冢傍有孟子石像。跪坐于竈門間。是也。或以金銅。周廟有金人。漢作金仙露盤。始皇帝鑄金人翁仲。以像臨洮之神。是也。或以圖畫。屈原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皆畫山川神靈聖賢物怪之狀。太史公見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漢甘露間。畫大將軍衛將軍等十一人像于麒麟閣。是也。而總之皆廟貌之義。則尸祭既廢。定當立一像以成廟祀者。況謂夫子之像。係元俗夷教。則尤不然。考元史並無文廟設像之說。惟金大定間。有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之文。然亦前代有是像。而至此加之故趙宋建隆元年。早有增飾祠宇及塑繪諸像之詔。而嗣此累加章服。如大中祥符。賜文宣王桓

圭。崇寧四年。加冕十二旒。幷九章服。政和元年、加文宣王執鎮圭。幷用王者之制。且有太學設像。郡縣設圖畫之論。此在金元以前。相傳如是。故唐李元瓘謂孔子坐享顏淵立侍。正言隋唐以前神像坐立。原非一時。不止開元八年始設坐像爲創見也。嘗考漢文翁石室。曾圖孔子及七十二賢于壁。即東漢光和閒于舊學外復立鴻都門學。然猶令畫先聖及七十子像。是古于夫子無不像者。正以廟貌饗祀。重在章服。凡弁冕、圭璧、章采、繪繡。必非栝然一木主所得具其標識。而分其等殺。今既改殿稱廟。而全不于廟設一再思之。且于古先王用尸代像之意。一併抹煞。則又矯枉過直矣。若夫主則雖設像。亦有之。古尸、主、並行。尸以表爵服。主以識名位。設像亦然。若不像。則賜圭賜旒。主何從見。不主。則稱文宣。稱大成。像安所施。通人自當通觀耳。

然則釋奠釋菜。古凡行禮于先聖先師之前者。必設像乎。

則又不然。設像而祭于堂者。廟也。釋菜釋奠。但束帛以棲神而饗之。饗畢即撤者。學也。學與廟有殊制矣。古立學無廟。其祭先聖先師者。不立主。不設像。無常匱常寢。而特除一饗奠之所。縛茅束帛。隨其所安。蓋惟天子釋奠則合樂享酳。下此則但用醴饌芹藻。比之弟子束修見師之禮。而至于釋菜。則第捧菜爲贄。如菜羹瓜祭。所謂薄祭而下逮者。故禮稱皮弁而祭之。不舞不授器。不卜時日。不備儀物。但一獻而無介語。凡禮官學士。皆可行之。今孔廟之祭。則直是殷祭。較之太廟世室諸大典。並未有殺。何曾是學中奠饗。而可以先聖先師之禮比擬之乎。且今天下無學久矣。學有宮有牆。有室有序。有館有舍。有圜橋。有泮池。

有射堂射圃。凡習禮讀書。學于斆舞。飲酒。講射。以及出師。受成。反兵。訊馘。皆學中所有事也。今一舉而歸之于廟。祇以棁然三楹。俗所稱明倫堂者。以之當學宮學舍之數。而前無圜橋。後無泮林。學人既無所肄業。而養老合樂。講經獻捷。又不能遍亂于几筵之前。徒設此棁然三楹。何以行事。則謂今之天下。但有廟而並無學。非謾語也。嘗考漢祀孔子。皆在魯國。高帝還淮南過魯。始以太牢祀孔子。而光武幸魯。既遣祀孔子于闕里。又還宮幸學。以明孔廟與學。截然爲二。卽明帝永平初祀周公。孔子于學。然亦行先聖先師之禮。非廟祀也。至梁天監中。始立孔廟于江左而饗祀之。然大同釋奠。仍在國學。廟與學未嘗相蒙。惟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此實立廟學中之所始。然猶廟是廟。學是學。觀其親臨釋奠。以周公爲先聖。而孔子配之。則周孔各一廟。而釋奠則共列在學。其云各一所。明不是學。以學無二所也。其祀先聖于學。而配以先師。明不是廟。以廟無兩主也。卽太宗貞觀二年。改升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詔州縣皆立孔子廟。然在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至顯慶而又改之。則周孔二廟未嘗偏廢。其不得與學相混。與武德同。惟宋徽宗朝。曾頒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似大成之名。卽以名學。而明代儒臣。並鮮學識。遂合廟與學而混之爲一。洪武二年。令天下郡縣皆立學。而以學宮之正寢名大成殿。至今因之。世廟張璁能改大成殿爲先師廟。而不能分學宮與孔廟爲二。宜爲言禮者所不與也。況學中行禮。以西爲尊。凡飲酒講射。賓皆在西楹之間。故古制先聖西坐東向。其祀先師。始北坐南向。然猶在西堂一間之北。故東晉穆帝釋奠于中堂。則以其時大學在水南。相去懸遠。因借明堂中間。權作大學

以設祭。至唐太宗貞觀。釋奠則坐先聖于正西。而以先師東北坐南向配之。其後著開元禮。卽註定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東向。設先師神席于先聖神座東北南向。此明可據者。至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忽改夫子正南面位。且爲詔曰。昔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子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夫子坐仍其舊。今位旣有殊。坐亦當改。則其與開元禮全然不合。每繹其故。則以武德初立周孔二廟于國子學時。其祀周孔之坐。原有如是。今祇敕州縣立孔子廟。則自當改坐。此與學中釋奠之制。了無干涉。而不謂宋元以來。徒飾儀文。而於廟學分行之典。全未講也。且開元釋奠。限于堂上。亦屬唐禮。觀晉元康中釋奠大學。其時潘尼爲制頌曰。埽壇爲殿。張幕爲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墀。則或壇或幕。或堂或序。隨地可用。此乃所謂學也。今蹔然宮殿。夫子南面。並非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之坐。而其承祀者。則又牲牢禮幣。一準之先王殷祀之典。而並非釋奠廟而已矣。何學之有。

又問學有鄉飲酒禮。養老之禮也。而或以爲卽賓興之禮。夫賓興與養老何涉。且此學校事。而題之以鄉。得無國學便不行與。又聞舊儒以鄉射禮。亦鄉飲酒禮。其說可得聞乎。

古鄉飲酒之禮。卽賓興之禮。舊所稱尙賢是也。但又有尙齒禮。別一鄉飲酒禮。且與古所稱養老者。又截然不同。考周禮。大司徒職。有鄉有州有黨。鄉大于州。設一大夫治其地。名鄉大夫。州大于黨。然州與黨。則但各設一士治之。名州長黨正。相傳賓興之禮。鄉大夫爲政。講射之禮。州長爲政。尙齒之禮。黨正爲政。其禮固當有等殺。然不可備考。大約賓興所始。由于貢士。鄉大夫正月之吉。進受教法于司徒。所謂六德、六

行、六藝者。退而頒之于鄉。請鄉中致仕之官。教于里門。其以大夫致仕者。稱曰父師。以士致仕者稱曰少師。而總稱之曰鄉先生。鄉先生取鄉中弟子而教之。考其德行。察其道藝。至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于鄉大夫。鄉大夫帥其僚屬。以禮禮賓之。而獻其賢者能者于王。其曰禮禮者。卽鄉飲酒禮也。曰賓之者。卽賓興也。是賓興之禮。卽鄉飲酒禮。無疑矣。但其限稱曰鄉者。以州黨貢士。原統于鄉。至貢于其君。則其君或再行其禮。而然後獻王。然不在國學。如今州縣解士赴試。行賓興之禮。而鄉試榜發。倣唐制鄉貢。試畢。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笙瑟俎豆。而歌鹿鳴。亦名賓興。此卽古諸侯興其賢能。將獻王而行是禮者。然率在諸道政事之堂。並不在學。卽王受貢士。亦以賓禮。祼獻酬酢。而不必設俎。易所稱盥而不薦者。然亦在廟而不在學。則賓飲一禮。惟鄉學得行之。其限稱曰鄉。而不及其他。非無故也。若尙齒之禮。則黨正爲政。而行于黨序。非鄉學所得行者。周禮。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則以禮聚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謂每歲大蜡祭神。聽其狂飲。及祭畢。則官必以禮節之。使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此所謂尙齒之禮。又名序禮。然亦以黨爲鄉屬。故又名鄉飲酒禮。其于養老之典。似乎無涉。幾見國老上庠。庶老下庠。而僅僅于黨序一舉行者。若二鄭謂鄉飲有四事。一、三年賓興。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學習射。四、黨序蜡祭飲酒。則又不然。習射不專飲。飲之與射。明分二禮。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與三年賓興。並非兩事。卽賓于其君。其君亦行此禮。如前所云然。是國君與鄉大夫再行。非鄉大夫再行也。故予謂此祇二事。而無四事。今世春冬再舉行。亦以爲有二事故也。

然則尙賢與尙齒。其禮同乎。且今世所行禮。與古禮同乎否乎。曰。不同。古尙賢以士。尙齒以農。其人不同。尙賢以鄕大夫爲主。尙齒以黨正爲主。其主不同。尙賢取少壯。尙齒則取年五十以至九十。其年不同。尙賢在鄕學。尙齒則在黨序。其地不同。尙賢三年一擧行。尙齒則每年一擧行。其時不同。且古以正月貢士。故尙賢在正月。以十月大蜡。故尙齒在十月。其時之先後又不同。所同者。賓主介僎俎豆笙瑟而已。若今世行禮。則大有可議者。鄕擧之廢也久矣。三物不講。公然以八比取士。則賓興之典。原可不作。乃復飾其名于州縣解士之際。謂之賓興。又飾其名于鄕試放榜之際。謂之鹿鳴。以鄕飮工歌首鹿鳴也。如是則正月飮酒。可以已矣。乃于賓興鹿鳴外。又設每年正月之飮。則未免複出。然且賓興非每年可行。而在尙齒。則又無一年兩擧之事。乃以非士非農非貴非賤非賓非僎之人。徒取多財者。而因以爲利。此眞聖君賢相所必斥者。而居然行之。豈亦餘羊不去之意乎。按唐制。賓興、飮酒、皆三年一行。名鹿鳴宴。韓愈所云。歌鹿鳴而來者。而趙宋政和間。仍改名鄕飮酒禮。然要是一禮無兩行者。若尙齒之飮。則與蜡祭相表裏。今蜡祭不行。而仍擧此禮。既非養老。又非饗農。且與正月所行。並無加豆增賓之殊。又無賓介俱坐衆賓坐立之異。則猶是賓興。雖漢飮在十月。唐正齒位在季冬十二月。今一以十月行事。則正在蜡祭建亥之月。而所行之禮。全無蜡意。則直謂之爲繆禮可也。

但禮既有賓。又有介。有衆賓。在其貢士與饗農。則以何者當之。且賓介之外。又有僎焉。主與賓對。僎與介對。則僎者。主人之副也。然何等人也。

考之貢士之法。全以鄉先生爲政。鄉先生曰賢。則誰敢不賢者。鄉先生曰能。則誰敢不能者。所謂鄉評也。故禮凡貢士。鄉大夫必朝服造鄉先生之門而謀焉。鄉先生爲之第其等差。取其最上者一人爲賓。次者爲介。又次爲衆賓。衆賓不一人。總以備後此之待貢者。故今歲貢法。尙取一人爲正貢。次曰陪貢。卽其意也。至易之爲鄉試舉人。則第以解首一人爲賓。五經首五人爲介。而餘皆衆賓。若饗農尙齒。則亦鄉先生擇鄉農中一人有齒行者爲之賓。次爲之介。其餘但以齒居衆賓之位。而士大夫不與焉。唐制。以明經秀才進士及孝弟旌表者。皆與其選。則賓與尙齒彼此相雜。已失禮意。而明初洪武直以致仕官充之。則大謬矣。夫致仕官者。鄉人之師也。否亦鄉大賓之遵也。曾師之與遵而猶賓也乎。若夫僎。則鄉中之致仕者爲之。僎者。遵也。謂其人爲長吏所遵法也。卽鄉先生也。故行飲酒禮。則必請鄉先生數人爲之觀法。名之曰僎。其名雖主與賓對。僎與介對。以爲是主人之副。而實則尊於賓介。故主與介東西面對坐。而僎與賓皆南面並坐。且惟僎有加席。公三重。大夫再重。與諸席異。故賓與之僎。直居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而至於尙齒。則僎固尊優。加席絕坐。與賓與同。卽鄉中致仕有同來觀禮而下於僎者。亦得比僎而加於賓介之上。其時黨正正齒位之典有云。一命齒於鄉。謂一命下士。其爵甚卑。儻來觀與鄉賓齒。齒長居賓東。齒卑居賓西。而苟再命中士。則齒於父族。謂惟父族爲鄉賓。則與之較齒。他不然矣。而至於三命上士。則直不較齒而居之賓東。與僎相比。況大夫乎。故曰三命不齒。孟子。鄉黨莫如齒。蓋爲無爵者言之。非概序齒也。錢唐柴虎臣。有大夫士居鄉不序齒說。然則鄉飲酒禮。其重僎而尊鄉先生如此。朱元晦定儀位。不深

考舊禮。妄以州守縣令爲主。而以州倅與縣丞縣簿諸佐貳充之爲僎。夫佐貳。卽僚屬也。僚屬當輔主作司正執事。而乃加其席高其位。拜至拜洗。拜迎拜送。一如大賓之行禮。可乎。且時典儀注。主人率僚屬迎賓。既畢。隨率僚屬以迎僎。僎既是僚屬。又率僚屬以迎僎。此可通乎。

然則賓主介僎。其爲儀位如之何。

儀位在古禮自明。按鄉飲酒禮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此但言賓主介衆皆有席。而皆不相屬。謂絕坐不連。以明特尊。然未知其席在何所也。惟鄉飲酒義。則明言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則其所當所向。于文自明。故鄭氏于飲禮。直註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僎席與衆賓席。雖不註。然飲義云。坐僎於東北。則僎當戶前南面。射禮云。賓席南面。而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則衆賓當牖西南。而甚是周晰。今世不知何意。設席於四偶。而斜相對照。賓席西北隅。與主席東南隅相向。介席西南隅。與僎席東北隅相向。揣其意。以爲主介東西面。則主不得與賓對。而反與介對。賓僎皆南面。則僎不得與介對。而賓與僎皆無對。今一改而均齊之。且與飲義坐賓西北。坐主東南。兼兩方而爲一坐之義。又甚相協。而不知古設坐之法。無向隅者。席有隅坐。坐不可有隅席也。且席有向有端。南北向者。其端上西。東西向者。其端上南。今合二方而向之。則將向上。席之無端委猶之坐之無向背也。況賓僎最尊。主不敢敵賓。而祇以敵介。猶之介不敢敵僎。而祇以

之敵主人。其斟酌禮意。可謂甚善。今乃以陋腹行之。而盡失其意。然且飲義行文自有註脚。惟恐以西北東南。誤認隅席。故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而爲飲禮者。雖無明文。然既于射禮徵及之曰。賓席南面而東上。而又恐席端不明。復曰賓升席自西方。降席自東方。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席自南方。則其于向背左右。亦已顯著。而猶有差誤。雖舉四隅何益矣。按明初會典。猶從舊制。而後漸更易。相傳神廟間。重刻會典而改之。皆不足考。特其儀位。猶尚有別見者。禮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謂僎有公。有大夫。公大夫不並尊。無公則大夫南面。有公則公南面。大夫西面而北上。謂在主人上也。又徹俎之時。賓主與介。皆降席北而立。而獨僎降席在東方。卽南面立。以其尊也。則雖立亦有位者。至黨正正齒位事。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謂衆賓內有年六十以上者。則于堂上賓席之西。南面而坐。若不足。則于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坐。其五十者。則立于西階上。東面北上。若不足。則立于門西。北面東上。

然則養老之禮。與尚齒之會。同異何如。

曰。不同。養老禮尊。有用燕禮者。有用饗禮及食禮者。有割牲獻鴡。執爵執觶。易燕縞合舞樂者。有憲法乞言合語者。此天子諸侯盛禮。非鄉大夫以下所得行也。大抵老名有四。一是國老。卽致仕之官。所稱三老五更者。王制。養國老於上庠。祭義。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是也。一是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祖。周禮。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別有養孤禮。今不傳。尚書大傳。秋饗耆老。春食餔子。是也。一是庶老。卽引戶校年之老。王制。養庶老于下庠。月令。養衰老。是也。一是先老。謂師氏之賢而死于學者。文王世子。釋奠于先

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祭義。祀先賢于西學。是也。凡此皆鄉飲酒禮所不及者。但先老稱先賢。即先師別名。審然。則先師先賢矣。豈聖乎。此又孔子斷非先師一傍證耳。

白鹿書院教規

朱熹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白鹿書院教規

白鹿書院教規 朱子嶽麓書院教規同

宋 朱子 晦菴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於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於左。

言行忠信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既反是已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抒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閒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附胡居仁規訓先生亦曾主洞事

正趨向以立其志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程子曰天下第一學問不可讓與別人作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卽可爲聖明日罔念卽爲狂矣○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汨庶可以言讀書○愚謂今之學者才氣高者每馳騖於空無元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利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務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

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與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時時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爲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

主誠敬。以抒其心。

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四面空疏。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自不能入。○朱子曰。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日之方生。則羣邪自息。○纔主一。便覺思意卓然精明。○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昏怠也。○愚謂今之學者。但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虛妄。齋莊嚴肅。毋使有一毫惰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哉。

程子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豁然有覺處。○朱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所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

及於身。不與物接。若厭其煩擾。思絕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伊川問謝顯道。相別半年。作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個矜字。○朱子曰。此間講說時多。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愚聞天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所當爲。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也哉。

附釋菜禮

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學記亦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教道也。鄭元曰。菜、蘋藻之屬。呂大臨曰。釋菜、禮之至簡者也。不在多品。貴其誠也。本洞釋菜之禮。每歲孟春。郡守送諸生入書院。則行。先期洞生教官擇吉日。請其祭品行禮。齋戒三日至日。郡守主祭。禮畢。升堂訓誨諸生。凡遇提學憲臣。初入書院。則行。主洞教官。初至書院。則行。具品齋戒如前。

附釋奠禮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報本也。今制、每歲用春秋仲月上丁日。舉行先師之祭。府州縣所在。俱長官行三獻禮。卽古釋奠之禮也。本洞隸南康府。府有儒學。是日不能兼行。考之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學。則洞祭宜用仲丁。郡守行禮。然古人四時皆有釋菜之禮。或于夏冬行之。亦不爲過。

程董二先生學則

魯鐃編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程董二先生學則

程董二先生學則

宋　饒魯編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期。

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于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褶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麤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逾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疆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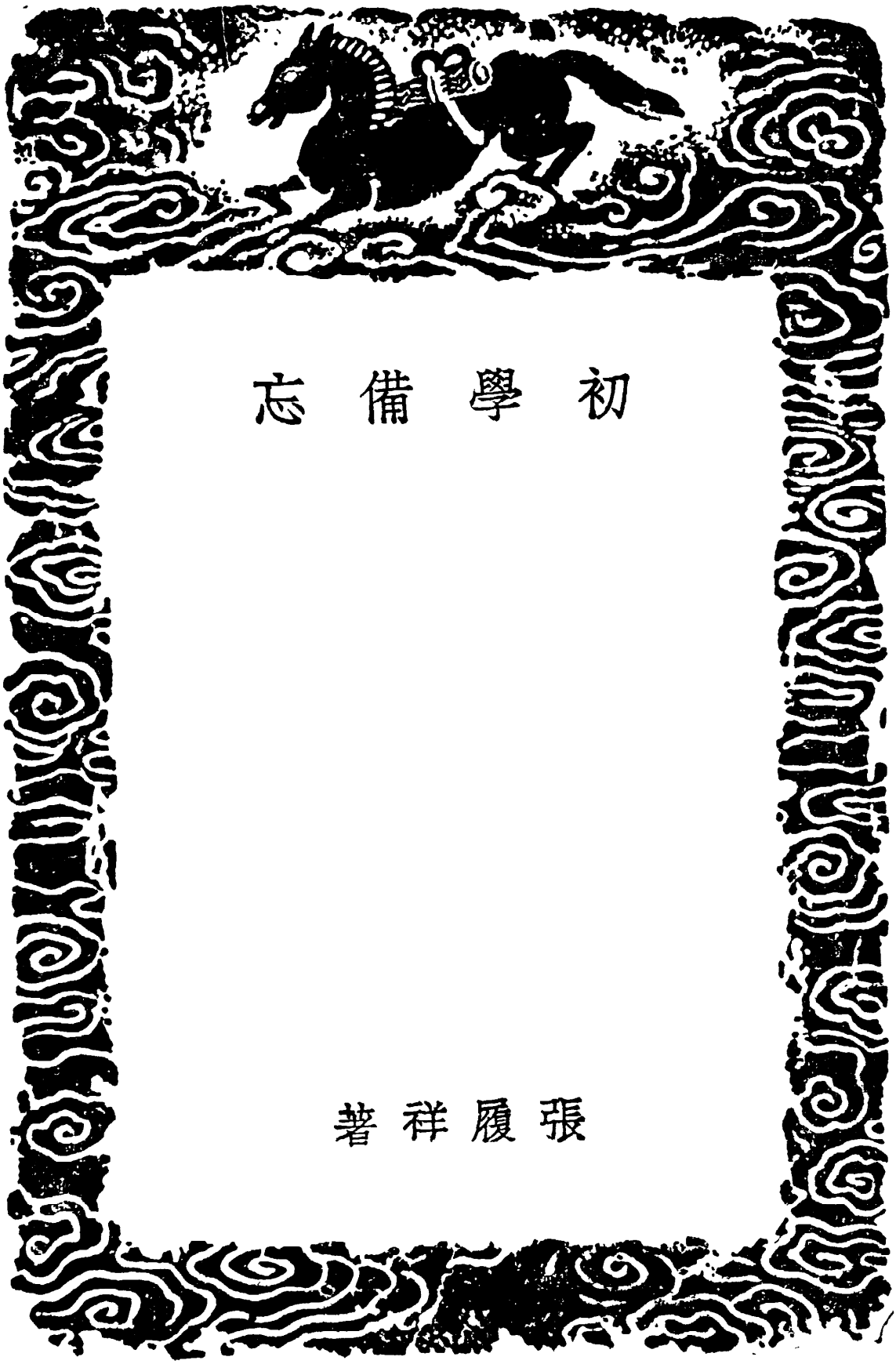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抆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汚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于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既畢。乃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游藝有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于師長。懲之不悛。衆棄師長遣之。不許直

行己意。苟日從事于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是。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謹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于身體者。繇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于今日矣。於以助夫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熙淳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白鹿洞教條乃文公朱先生所集聖賢之成訓而學則者鄉先生程董二公之所爲文公嘗有取焉者也今合二者而竝揭之一則舉其學問之宏綱大目而使人知所用力一則定爲羣居日用之常儀而使人有所持循即大小學之遺法也學者誠能從事于此則本末相須內外交養而入道之方備矣若夫近世之所謂規者則文公不以施之鹿洞而謂必不得已而後取之故今亦不敢列於此云寶祐戊午元日饒魯謹書



初學備忘

張履祥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初學備忘卷上

明　桐鄉張履祥考夫著

始余歸自語溪。辛卯僦居錢氏。以兄子失教之故。里中子弟。過而學焉。則亦告以所聞。癸巳之夏。兄子以母之喪歸於楊園。是冬。予病作。次年春暮。予方起。而兄子尋以疾死。因復去家。館於甪山。念之感愴。不能自已。因詮次其前後。閒補一二。授錢子曬。以曬昔日同遊之列。夫或違予所感云。時乙未季春之月。考夫識。

大凡爲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遂者矣。未有無志而有成者也。立志之道。先須辨別何者是上等人所爲。何者是下等人所爲。我所願學者。是何等樣人。我所不屑爲者。是何等樣人。此志一定。卻須堅確不移。凡平日誦讀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爲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爲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他日長進。則所志又別。若知其上等而不肯學。知其下等而不能去。此爲無志。民斯爲下而已。

或問劉先生。始終進學如何。先生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眞。斯言可日省也。人若甘於流俗。其流而下也。何所不至。若一念不甘。其達而上也。亦何所不至。

人有必爲聖賢之志。後來工夫不整密。意思漸衰惰。不免終於庸人。若一向安於流俗。下梢何所底止。是

可畏也。

少年立志要遠大。持身要緊嚴。立志不高。則溺於流俗。持身不嚴。則入於匪辟。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人只看作治天下之經。於自家全無關涉。殊不知有此身。便有此箇道理。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物。衞風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士有百行。百行修而後成人。猶身有百骸。百骸具而後成身。疲癃殘疾。知而惡之。敗度廢節。不知所惡。則是生者而同死者之罔也。

凡人立身。當思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卽不可自身爲之。方能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學者親賢樂善。是第一事。少年見剛毅正直。老成篤實之人。能愛之敬之。其人必賢。若疏之遠之。其人必不肖。蓋所愛敬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遠。若疏遠者在此。則狂誕匪僻者必在所親故也。高忠憲公嘗言。以此驗人。百不失一。吾嘗以此自省。亦以觀人。

初學最緊要是恭儉二字。恭非貌爲恭。以敬存心。則顏色語言步趨之際。節文自謹。在家庭敬父兄。在學舍敬師長。是恭之實事。儉非吝嗇瑣細。日常遇小物有不敢暴殄之意。凡居處飲食衣服。有不敢過求之意。是儉之實事。以是二者。馴習不舍。則侈肆之念。漸漸不萌。久則漸漸消化。心思自能向正。上達之基。定於此矣。人之敗德喪行。未有不根於侈肆者。

少年之日。先要識得人之賢否。事之善惡。言之是非。則必術自能向正。雖離父母師傅。亦可不至於邪慝

矣諺云知好惡此其實也
君子存心於利物究也己未嘗不利小人肆行以害物究也適足以害己君子於物喜其成而惡其敗然己亦得成焉小人於物樂其敗而忌其成然己常得敗焉心之所感微矣喜怒好惡何可不謹
人各有業農有畎畝之事工有器用之事商賈有市肆車牛之事廢業游手不至於失所必入於不肖士爲四民之首則有學業朝而受業晝而服習夜而記過無憾而卽安其大都也旣然整衣冠挾書册號爲民首之人當思言民首之行民首之行處不媿爲士君子出不媿爲士大夫使人敬而愛之則而傚之若不自愛惜荒廢本業與夫寡廉鮮恥決裂名教甚或逐蠅頭之利工市儈之術反不若胼手胝足爲質樸之農夫以沒其齒矣原其病根只是不勤於學故無上達之志而甘下流之趨也韓子曰業精於勤荒於嬉劉忠宣公曰習勤忘勞習逸忘惰人至嬉遊忘惰亦可哀矣且思世間飽食終日無所事事者何物程子曰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閒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嗚呼蠹猶未足以言也
今世極多游民是以風俗日惡民生日蹙雖其業在四民者莫不中幾分惰游之習而士益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已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已究其爲害更甚於游民也今宜蚤作夜思求其所未知者與夫所未能者將終其身而有皇皇不及矣亦何暇博奕飲酒游談浪走哉農夫之耕夏失業則禾無秋

冬失業則麥無秋。春失業則菽無秋。故曰。思無越畔也。爲學而逸游是耽。其不入於小人希矣。須知此身除卻學問。更無一事可爲。此生自少至老。憂樂窮達。無非學問之日。委心矢志。以求無負此讀書人三字。久久自能向上。小有小成就。大有大成就。書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稼穡之艱。學者尤不可不知。食者生民之原。天下治亂。國家廢興存亡之本也。古之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知耕者。今雖農家之子。有不能秉耒耜者矣。有不能辨菽麥者矣。殷天子之子。生長民閒。是以賢聖之君六七作。周公陳豳風。述王業之本。使人主知小人之依。是以有道之長。無過周者。漢以孝弟力田取士。故其俗猶爲近古。至於南北分爭之日。上下一於浮侈。隋唐繼之。其風益甚。取士者以詩賦。請謁者以文辭。而務本力穡之事。蕩如矣。相沿至於今日。人人恥不文。不恥不仁。畏不奢。不畏不義。閒有一二稍近本實。則羣鄙共笑之。而此一二人者。亦復低首汗顏。諱而謝之。是以世道人心。禍若此烈也。夫能稼穡則可無求於人。可無求於人。則能立廉恥。知稼穡之艱。則不妄求於人。不妄求於人。則能興禮讓。廉恥立。禮讓興。而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古之士出則事君。處則躬耕。故能守難進易退之節。立光明俊偉之勳。其爲政也。恭儉而仁恕。其立身也。正直而廉潔。其居位去位也。如一日。其達行窮居也。各有爲。未有進退失據。不知重輕者也。今之卿大夫。貪墨無厭。寡廉鮮恥。士庶人詐僞百端。食嗟來之食。甘嘑蹴之加。只坐不能無求。故至於不畏不義。不能不妄求。故至於不恥不仁也。夫與其文而爲不仁。孰若樸而以仁存心。與其奢而爲不義。孰若儉而以義律己。吳康齋先生講濂洛之學。率弟子

以躬耕。劉忠宣公教子讀書。兼力農。何粹夫官歸。闢後圃種菜。俱可爲百世之師也。許魯齋有言學者以治生爲急。愚謂治生以稼穡爲先。舍稼穡無可爲治生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得至。心嚮往之。是之謂矣。

凡人既讀書。須實作箇讀書人。有讀書人之容貌。有讀書人之言語。有讀書人之行事。要之以心術爲本。都人士之詩。所謂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孟子所謂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今日百事俱被秀才作壞。觀其平生。不如不識字愚民遠甚。眞是無所不至也。自非洗心滌慮。慕傚古人。竊恐流俗所移。將不能免。世故日深。禮義之心日喪。雖有美質。二三十歲以往。同歸不肖而已。可爲深戒也。

程子云。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類。此義今之學者。全不理會。單好說箇心字。不知容貌、顏色、辭氣、何一而非心之符。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根心生色。成王顧命。惓惓於自亂其威儀。易文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有諸內必形諸外。推之六經。何處不然。如何可忽。其忽之者。以爲威儀容貌。特其外耳。內外表裏。豈有兩截。持其志。無暴其氣。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教人。未嘗偏廢。弗思爾已。

讀書須立準課程。（如古人朝經暮史。與夫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之類。）量其力之所及而遵行之。朝考夕省。勿使一日虛度。人生少壯。要不多時。人事閒之。讀書之日有幾。當深思古人惜日之義。劉忠宣公曰。此

日虛度。一可惜。惜日則自不得閒。凡閒思想、閒言語、閒行走、自少至老。斷送多少歲月。往不可諫。來猶可追。可發深省也。高忠憲公曰。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鍛鍊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薛敬軒先生亦言每上牀。卽思一日所爲。若無疚於心。則安寢。若行有不慊。則輾轉反側。必求所以改之。古人用心。莫不如此。

小學、近思錄。但要成誦。刻期可畢。若其義。則雖終身由之。不能盡也。學者不從二書爲門庭戶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

凡治一經。必兼通他經。而後一經始得通曉。蓋文義有彼此觸發者。亦有詳略體用互爲條貫者。若耳目逼窄。心思也便推廣不去。譬諸行路。容足之外。俱無所用。然行路者。必就周行。若徑僅可容足。鮮不躓矣。又如舟行。容楫之外。均無所用。然乘舟者必濟巨川。若港僅足容刀。鮮不膠矣。今日經學全廢。其習一經者。只記誦得幾許時文。以應制科。一日之急。其經之要旨大義。茫無所知。卽其盡讀五經者。亦不過侈記覽爲辭章而已。於身心全無所得。程子所謂卻是不曾讀也。經如何得通。宜其人才之奄鄙也。韓文公云。士不通經。果不足用。諸子先人以來。皆有一經之傳。治此經。當求此經之益。省記誦詞章之勞。以用力於經義。一年熟一經。卽不能。二年熟一經。十年讀書。盡從容也。先令成誦。而徐以涵泳其義味。體之於心。驗之於身。日用行習。使心目之間。無非此種道理。將來成就。自是不同。今日父兄之壞子弟。只是計近功。逐小利。當其就學。卽欲能文字。取世資。不思樹木者。猶求用於十年之後。爲之師者。莫

不以鄙夫患失之心。逢其主人。譬如庸醫擔囊入門。惟計藥資之厚薄。不恤病者之死生。其所用藥。溫涼瀉補。只顧目前一刻之效。而不求其病本之所在。是以世教日趨日下。先代遺經。日晦而不知所極也。

圖學今全廢。是以名物制度。一槩茫然。古人左圖右書。書只是發明圖義。非圖義安從明。且如易書。若不看圖卦爻象之辭。如何得明。今人徒學空言。所以無事於圖。若要實作。便知少不得。如奕棋賤事。若有意求勝。便去尋棋譜。

讀書豈是徒要識字記故事而已。祇要講明事物之理。而求以處之。大小各得其宜。是故大學之道。可以修身。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故云非學無以廣才。若事物不以經心。萬卷何益。

程門四字教。曰存心。曰致知。朱門四字教。曰居敬。曰窮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一也。而朱益緊切矣。學者舍是。更無學法。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一念放逸。而百邪竝起。一念戒懼。而羣私退聽。故敬爲德之聚。

今日窮一理。明日窮一理。不急不輟。積之久久。自能融會貫通。渙然有得。今人說爲學不實從事於窮理。只是懸空想像。究竟何益。想像得來。雖有所見。終是偏枯。若更執己不化。爲害不淺。

程子謂說書必非古意。今不得已而說書。只據經文平說。章解句釋。使大意明曉。全在聽者切己體味。引伸觸類。以盡其餘。不敢蕪辭蔓說以滋惑也。若言說煩多。則難記憶。即使盡能記憶。非從心得。隨明隨

暗而已。枉費功夫。

許魯齋爲子弟說書。便問目前作何體驗。想見其平生講讀。無一句一字。不從身心體當過來。所以切實有得。今當以此爲法。

爲學最喜是實。最忌是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忠信只一實字。故敬曰篤敬。信曰篤信。行曰篤行。好曰篤好。無所往而不用。是實也。其爲人也厚而重。君子之徒也。本於一實。其爲人也輕而薄。小人之徒也。本於一浮。程子曰。未有不誠而可以爲善者也。

人自孩提少長以往。日就於浮薄。故學問之道。一則曰主忠信。一則曰敦厚。然非有二義也。實則厚。浮則薄。且以愛親之心驗之自知。好色有妻子以後。所存幾何。父兄之前。果無一語虛僞否。果無一事隱瞞否。推之五常六行。將復何如。中庸謂不誠無物。吾人一生。有何事盡得幾分。是可猛省也。

學問之事。貴於有恆。最惡輕躁。人即昏惰。豈無一時奮發之意。但此意思。不能久長。旋已忘卻。終是無益。雖是資性過人。進銳退速。而歸於廢而已。易、恆之辭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日月四時無速運。亦無停息。只是一晝了一夜。一寒了一暑。一日如是。一歲亦如是。以至古今亦如是。是以化育盛而歲功成。富有日新。有不期其然而然者。吾人日進無疆之益。正宜如此。

學問不能長進。只坐不致於一之故。日用工夫。既向此旋又向彼。方事此尋復事彼。一起一倒。那得有益。若併疊心力。專於一路。自能月異而歲不同。易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彼則益此。天

下事何者不然。

凡人常心不可失。常度不可改。語稱有恆。書言常德。吉士詩美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無非是也。自所執之業。以及衣冠言動。內外大小。有恆無恆。罔不一轍。總以存心爲主。學者用心苟能始終若一。則執業自是有成。立身自是不苟。若朝暮易趨。歲月變慮。鮮不爲小人之歸者。

天地間只一箇消長道理。一身之中。善長而惡消。則爲君子。惡長而善消。則爲小人。一家之中。善長而惡消。則至於有餘慶。惡長而善消。則至於有餘殃。推之國之興亡。世之治亂。莫不皆然。然消長分數。於此進一分。則於彼退一分。譬則水車一般。終無停止之勢。是以古人有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終身守此兢兢也。今人於所不宜爲者。輒曰何妨。於所宜爲者。輒曰何必。以此二言。長無限過惡。涓涓之流。至於懷襄。不可不戒也。

學問之道。惟虛受最有益。譬之一器。虛則凡物皆能入之。若先置一物於中。更何物能入。易咸卦之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山至高也。澤至卑也。以至高者。乃處至卑之下。可謂虛矣。虛故能受也。（自注云。易象正解是以虛而通。）若山下有澤。則爲損矣。舜大聖人也。而曰舍己從人。顏淵大賢人也。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而況吾人本庸愚之流乎。然非誠有欿然不足之心。惟恐人之告之有所不盡。終亦不能相入。若有一毫自足自是之見存於胸中。則聲音笑貌之際。已有形之。而不能隱者矣。此亦孟子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也。最是學者大患。說命曰。惟學遜志。未有不遜於

志而能長益者也。醫家亦以中滿爲難治之疾。蓋膏粱藥石。俱不能進。則死亡無日矣。

程子云。人主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足以涵養德性。而薰陶氣質。吾人平日。亦有然也。接詩書師友之時多。親米鹽妻子之時少。則德性氣質。自是不同。一日不學。身心不知安頓何處。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二者闕一不可。不古人與稽。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別流俗之非是。不今人與居。則無以相觀而善。切磋之益少。而所學或失之偏矣。

凡與一人相接。不有益。卽有損。不可不愼。大約三種人宜近。然不可不擇。賢士可以養德。明醫可以養身。良農可以養生。若比匪人。則喪德。異端術士進。則喪身。嬉遊無業之人處。則喪生。可爲寒心也。

人不能無過。但期於改。蓋人生氣稟既已不齊。有生以來。復爲習染所錮。理義之心。喪失者多矣。一息不簡點。視聽言動。已不可知。小則日用云爲。大則人倫事物。隨所接而見。不可不省察也。然亦有自己以爲無過。而不知已爲大失者。正此心陷溺之深。而可哀痛者也。全賴父兄師友從而指示之。或旁人舉而告之。或相與竊議之。不可不力求而力改也。子路。大賢也。而曰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成湯。聖人也。而曰改過不吝。人能於此等處取法一二。便有可商量。人無智愚賢不肖。多不喜聞過。若實論之。只不喜聞過一節。下愚而已。不肖而已。更何賢與智之有。今人千百之中。無一人肯告以過者。甚者父兄師長。亦存幾分情面以爲無招其怨也。何況餘人。只緣自家不欲聞過。或從而文飾之。故人有以窺見其徼。

弗屑開口來告耳。古今能飾非。能拒諫者。莫如紂與丹朱。然其人可師法與否。先儒有云。攻人實過者。最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吾不能自愛其身。至於有過。而此人者。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過於我之親也。我之自愛也。身者。父母之遺體。辱其身。是辱親也。人不忍我之有過。而以相告。是其愛我。又愛及於我之親也。而敢不敬聽乎。然又非知之難。改之爲難。亦有一種人。面從而中不然。亦有一種人。善屈服承受。而後來仍只如是。尤爲無望。正夫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而至此。亦可哀已。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爲不遠之復。與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相類。下此得力多在悔耳。悔者。自凶而趨吉者也。人能於過時。顙有泚。背浹汗。一番懲艾。一番對治。後來臨事。自知敬愼。不至大段錯謬。孟子云。人恆過。然後能改。離之初爻。亦曰履錯然。敬之无咎。履錯而敬。猶賢於履錯而不敬。恆改則恆無過。試思衣服在身。垢不忘洗。疥癬在膚。苦不忘治。況疾不止癬疥。汙不止衣服。其忍之哉。○凡聞人言而不從。與夫從而不改。於彼分毫無損。適以明其厚。其失仍在自家。益以重其罪。○大凡姑息之愛。言多順耳。德義之愛。言多逆耳。故曰。苦言藥也。惟人亦然。嚴正者。益我德者也。狎暱者。長我慝者也。於此自審。思過半矣。○大抵好我者之知我失。必不如惡我者之知我失之深而中。人能深察惡我者之言而改之。則庶乎其寡過矣。

不能反躬。是學者第一病。修己不切。實由於此。與人多齟齬。亦由於此。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滅天理。必窮人欲。民斯爲下而已。○曾子日省其身。只是反躬之學。孔子孟子。只教切己自省。

窮達壽夭天也知愚賢不肖人也在天者不可强在人者有可爲君子爲其所能爲小人求其所難强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古今人以不知命之故枉爲小人者衆矣游氏曰居易未必常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好醜一成怨讎不能毀孝子慈孫不能改於己取之而已矣

初學備忘卷下

作人總從幼起。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三語自是相因。幼不孫弟。決是長而無述。長而無述。決是老而不死是爲賊。有負其初心。敗於末路者矣。中道悔過者幾人。晚年進德者益少。予中道悔過者矣。今日所憂正未知末路如何。諸君愼之。切勿起脚便蹈第一句也。

讀書先要正其心術。心術者。如木之根。穀之種。根先壞。千枝萬葉總無著處。種是莨莠。栽培滋養。適爲害耳。其正如何。曰。周子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而已。今日對諸君舉此二語。不獨諸君以爲非所急。非所能。卽旁人皆以爲迂闊矣。然特未之思耳。顏子之學。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且如今日與諸君朝夕相處。怒於此者。無端而移於彼。能堪乎。蚤閒作爲有失。少頃又復如此。可乎。此卽爲失其本心。不仁莫大矣。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非其義。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且如今日與諸君相與。有善不相勸。有惡不相規。疾苦憂患漠不相關。可乎。非義妄有求與。可乎。卽如諸君退而處於家庭。喜怒無常。過失日長。好惡而惡美。無論人不能堪。自顧卻如何。父兄子弟。不能有善而無惡。能坐視否。小臧獲飢寒勞苦。能不恤否。終日營營。取非其有。與非所當於心下如何。推此以往。何在不然。若能將此立心。博聞强識。敦善不怠。窮爲匹夫。達爲卿相。總不失爲君子之人。周子所謂希賢希聖。以至希天是也。若徒以自私自利爲心。縱欲忘道。見善不遷。聞過不改。無論讀

書終無所得。卽使多聞多見。適爲賊仁賊義之資而已。吾終日與諸君諄諄言者。大要不外此意。大學誠意章。好惡二字。是學者徹上下功夫。自正心修身以至於平天下。無非是也。自下學以至達天德。更無兩種學問。蓋民之秉彝。見善未有不好。見惡未有不惡。好善惡不善者。意也。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者。意之誠也。意誠則心正矣。好善好所當好。惡不善。惡所當惡也。心正則身修矣。好善如好好色。則必爲善。惡惡如惡惡臭。則必不爲惡也。必爲善。必不爲不善。則所好之人。能知其惡。所惡之人。能知其美。而家以是齊矣。好知其惡。惡知其美。則進退賞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國以是治。天下以是平矣。然此好惡。聖人有之。愚夫愚婦亦有之。所爭只在此念之實與不實耳。聖人惟實。是以大廷廣衆是此人。暗室屋漏亦是此人。其極至於格庶頑。動天地。無非是也。衆人惟不實。是以大廷廣衆是一人。暗室屋漏又是一人。青天白日是一人。夙夜寤寐又是一人。其極至於爲鬼爲蜮。違禽獸不遠。亦無非是也。是以一念之微。不可以不謹。學者誠能謹凜幽獨。使清明在躬。時時平旦之好惡用事。則庶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而視聽言動一於禮矣。視聽言動一於禮。則始於家邦。施於四海。固有不下帶而存者矣。此種學問。正如一條坦路。舉足便可行。行之有可至。毋謂汝等非今日所能。與非今日所急也。身一而已矣。修之則爲聖賢。不修則爲愚不肖。孰爲可好。孰爲可惡。可以立決也。諺曰。知好惡。聖人復起。不能易斯三字矣。吳裒仲曰。此條不脫姚江習氣。癸巳之秋。韞斯述以見告。韞斯可謂愛我。裒仲時方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追念若非癸巳一病幾死。亦不能稍有

進步存此所以識予之本末也

百餘年來論學者率以誠意爲主予從事於此有年季心謂予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君功失卻倒作也聞之憬然有省又見朱子論昌黎原道篇引大學至誠意止不及致知格物爲無頭學問篤信斯語因是日用之閒深體格物之義乃實有見於大學之道格物而已矣自下學爲己以至於窮神知化一以貫之也蓋吾人之身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惟於理有未明是以知有不至惟於知有不至是以意有不誠繇明入誠易舍明入誠難古人所以隨處體認而必以讀書窮理爲先

體用本一原而世之學者動爲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論知行本有先後而世之學者好言合一三教本爲三門而世之學者必云一門經權本無二用而世之學者多好言權而諱言經此百餘年來生心害政之禍所以流極而未有已也初學之士能於此等綱領處知之明信之篤其於學問之道思過半矣讀書不能長進只是不能實求之身就如今日講解允執其中講者與聽者只說是帝王心法不知此中字無事不有無時不然吾人今日處事接物過一分是過失不及一分亦是過失能不求當於理否事事物物求當於理可一息放其心否此心不懈庶幾能當於理然而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嘗至當者十一不當者十有九若一放其心則爲小人之無忌憚無所不至矣聖如堯舜猶然兢業蓋以此也舜性之者也堯之咨命所以祇用允執一語至於禹便大段須用功夫是以舜復益之以三言必至惟精惟

一乃爲允執厥中也況吾人生質本是庸下有生以來錮於習染淪於嗜慾本心之良已如日月之入於重淵而不思以困勉之功復道心於幾希其不陷於禽獸者罕矣今日學者之病多只將聖賢經書作一場說話看不以爲聖人之事斷非吾人所能則以爲帝王治天下之道於吾人日用有何干涉是以自暴自棄質之美者因循廢弛昏昏地過一生奄然與草木同朽其不美者則放恣潰敗以至於禽獸而猶自謂有才有能開口笑人以爲老生常談槩不足聽哀哉自評此條亦有姚江習氣且與初學者言亦非躐等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凡爲父兄師長莫不欲子弟賢且智然而家教不齊今之父兄或多不以義方愛其子弟者矣學術不一今之師長亦多不以正道養其蒙士者矣不知古人之所是惡知在己之所非譬之醉夢方其醉也不知其爲醉也方其夢也不知其爲夢也覺而後知其非也且爲媿之悔之惘然而若失之矣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爾前言往行古人之先得我心者也初學之日天性未失日聞古人之言日見古人之行栽培滋養習以性成久之自能長進小學一書以嘉言善行終篇蓋此意也從此正其趨向立其根基他日無窮學業俱於是乎始所謂涓涓之流成爲江海者也世之父兄師長以文藝干進取以詞章襲聲譽適足以錮其聰明奪其心術而已今即不能盡去彼取此亦當日識一二條扶其欲失之天良抑其欲肆之嗜慾徐觀其志而曲就準繩高之可以進於上達卑之猶不

失自好之士。不然。其爲陷溺。可勝哀乎。愚謂初學得力功夫。惟有此事最急。

孟子言諸侯之寶三。卿士庶人之家。亦莫不然。井田不行。世業之產。卽土地也。奴婢佃戶。卽人民也。家法卽政事也。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古者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士庶人惟有身耳。秦漢而下。田不井授。祿不公田。士庶人得以世其家。與卿大夫等。然則九經之義。亦不可不講也。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修身其第一義也。師友賢也。所宜尊。宗族親戚親也。所宜親。家督大臣也。子弟羣臣也。敬之所以立本。體之所以均愛。僮僕佃戶庶民也。內而蠶績。外而傭作之屬。百工也。撫之無恩。則心不固。馭之無則。則事不成。故有子與來之義。遠人其羈旅也。諸侯其故舊也。通於柔懷之義。可以遠涼德。存忠厚也。立國有立國之規模。立家有立家之規模。興衰隆替。其理一也。柳仲塗曰。祖宗忠孝勤儉以成立之。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忠孝勤儉。修身之大槩也。頑率奢傲。身不修之大槩也。修其身。則此下入者。可以次第舉矣。身不修。而能舉是數者。未之有也。此九經所以本於誠也。家有貧富。族有大小。得乎此。貧有時富。小有時大。悖乎此。未見覆之不速也。今之爲家者。知其利。不知其義。當其富貴。則强以凌弱。衆以暴寡。而不思創業垂統可繼之道。及其貧賤。則弱喪屈辱。不可復振。繇其規模之不立也。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世人於四書經史。莫不讀誦。乃終其身。不知道理所在。何也。一種人是求諸高遠。以爲道理不止如此。若

其下者。則以爲此特作舉業文字而已。所以鮮能知味。苟能反求諸其身。未嘗不易簡如天地。昭明如日月也。

義理人心之所固有。特放其心而不知求。是以錮蔽耳。至於錮蔽之甚。則心中口中。自覺別有一種道理。而於聖賢所言所行。眞有如冰炭之不可相入矣。正孟子所謂違禽獸不遠者也。若能時時收攝此心。不爲流俗所泊。利欲所昏。則義理自見。久之看得聖賢所言。便是我的言語一般。聖賢所行。便是我的行事一般。故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人人具可以聖賢之質。卻將舍之入於禽獸之域。可哀矣哉。

古文辭詩歌。時讀一章。亦足以導揚志意。游泳性情。若一向沈溺。卽已玩物喪志矣。

朱子與長子書。從師就學之道。極爲詳盡。而終篇要之以勤謹二字。蓋勤則進業。謹則寡失。守此二字。以之終身。養德以此。養身亦以此矣。惰者勤之反。肆者謹之反。人無限過惡。無限傾覆。未有不從此二字來。今之子弟有不中此二字習氣否。省之改之。

嘗將賢於我者自比。則於己常見不足。而學日進。志益謙。此上達之機也。若以不及我者自安。則於己但見有餘。而志日損。心日放矣。不流於汙下。不止也。夫上下相去。豈有極哉。惡如桀紂。在它人觀之如此。桀紂之心。猶未以爲惡也。予於戊子之歲。適有所感。作上達吟曰。一從絕頂望雲霄。一墮窮巖嘆寂寥。今日相看何甚遠。不知分手在山腰。諸君正在山腰時節。起脚一步便分上下。可畏也。噫。草木猶知向上。而況人乎。

輕絕小人。人知難免於亂世。不知輕近小人。其得禍尤速而重。不可不戒也。遠小人。卽不免於禍。變自外至。近小人。而取禍。咎自己作。自外至者。可任之天。自己作者。誰任其咎。

人無時無地。不與人處。在家庭。則有家庭之人。在宗族鄉黨。則有宗族鄉黨之人。在朋友。則有朋友之人。以至在朝廷。則有朝廷之人。在軍旅。則有軍旅之人。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卽有天地四方之志。豈能鳥獸同羣。一日不與人接。在我處之。俱要得其道理。人不能有賢而無不肖。事不能有順而無逆。能與賢人處。不能與不肖人處。能處順理之事。不能處逆理之事。只緣自家學問不足。天下無皆非之理。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古之聖賢。以此存心。以此克己。所以能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今日未接人事。其所與處。要亦不多幾人。在家則父兄宗族。出外則師友而已。然自此處得安穩。將來入世已大段見得安穩。自此不安穩。將來處處乖張。亦見於此。聖人教人事事物物。有箇規矩準繩。在學者但要信之篤而守之固。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是諸君今日最切要之義。誠能深體而力行之。更有一處不安穩否。譬如服藥者。守定已驗之方。久必有効。若過信庸醫。與怙病而不服。且欲已疾。不已悖乎。

狎侮二字。最可痛恨。今年少人。只爭甚與不甚。要無不狎侮者。在家庭。不敬遜父兄。在書堂。不嚴憚師友。此爲不孝弟之實。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反是而言。狎人者。人恆狎之。侮人者。人恆侮之。出爾反爾。猶桴鼓之應也。然則愛敬盡於人。

則慢惡不及於親。爲子弟者。誰欲慢惡其親者乎。何不自察也。卽此一節。虧體辱親。已有餘矣。何必多行不義。然後爲毀傷乎。又況狎侮之人。往往易至多行不義也。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又是輕之本。輕言輕動。總由於浮。不恆其德。亦由於浮。唯主忠信。可以治之。

雖一物之細。非吾所有。不可妄取。管華終身。見於鋤瓜之日。後生小子。於凡書籍筆札飲食服器。無所分別。一槩狼藉苟且。見其後來大段。不得長進矣。

風邪之中人也。適然而入於肌膚腠理之間。留而不出。傳入經絡。以至臟腑。及其發也。周身皆病。輕者虧損血氣。變易形體。重則死亡。習氣之中人也亦然。

三風十愆。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恆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時切檢點。庶乎得守身之方矣。古人俱以敢有二字發語。可知托根只一肆字。諸君勿謂今日年少。放誕恣肆。不妨也。人爲卻不妨二字敗壞多少。

放僻邪侈。放爲首。驕奢淫佚。驕爲首。克伐怨欲。克爲首。人心驕縱。總由好勝。不肯屈下一念爲之根。將來勢便無所不至。所以君子修身。只有敬謹。

人只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推其極。不至於禽獸不止。須是斬截得盡。方得身心浩然。若只去泰去甚。終不濟事。所以學者於公私義利

之際。不可不審辨也。

嘗言文字最忌俗。俗不可醫。凡作人亦最忌俗。其爲人也。懷俗情。說俗語。行俗事。雖其質近忠信。一鄉之原人而已。今人亦有知避俗者。以耽情詩酒爲高致。以書畫彈碁爲閒雅。以禽魚竹石爲清逸。以劇談聲伎爲放達。以淡寂參究爲靜證。若此種種。最是流俗所尙。究其指趣。反不如米鹽妻子之猶得與於日用不知之數者也。其爲俗惡。可勝唾哉。

流俗一種似是而非之論。粗知義理。卽不難破。而盡惑之。可哀也。姑舉其說之最近理者。如榮親二字。羅一峰先生曰。古之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爵祿亦視得之以道否耳。得之雖以道。君子猶以爲不若禮義之榮也。若得之不以其道。其辱莫大乎是。猶自以爲於親有榮。則是所謂病狂喪心之夫而已矣。一峯字彝正。諱倫。狀元。

讀聖賢書。不篤信聖賢。而邪說是信。何以異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乎。以是爲聰明才智。吾不識也。

人好異說。只是不肯服行常道。如節嗜慾。定心氣。可卻疾永年。今於服食導引之說。樂從之者多。因嗜慾動於內。或是往事莫追。希望奇功速效也。父子篤。兄弟和。內外順。隆於師友。篤於親戚鄉里。本可成家道。長子孫。今於禱祀鬼神。飮僧持戒之說。樂從之者多。因內省多疚。希望滅罪資福。或是見理不明。中無所主。妄希不難之獲也。正如貪夫燒丹煉汞。漁色之人。專意藥物之補。所益不如所損。殆哉。讀書之

不本四書六經也。亦然。

凡人有善。善日長。有惡。惡亦日長。古人有言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蓋以此也。今日幼年。有何大惡。如不敬父兄。不信師友。不知慕善。不恥作非之類。此是自暴自棄之根。他日流於非僻。甘於下愚。未有不由此也。譬如種是五穀。必有秀實之望。種是莨莠。必有害苗之憂。秉彝之良。人所自有。默省反觀。爲善爲不善。可以自知也。自己不知。長者未有不告之。告之而不從。則亦莫如之何矣。○善字古無注腳。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二處。日用之閒。永爲可欲而不可惡。惟有仁義忠信而已。然忠信只是仁義之實處。學者惟有居仁由義。是終身事。○人無智愚賢不肖。莫不各有所恥。但賢者恥其所當恥。故惟明智之人。爲能知恥。

人未嘗見君子。而陷溺於小人。猶可望其自新也。嘗與君子游處。聽其言。見其行。而無變於昔日之所爲。非自暴。則自棄。民斯爲下而已。

人於先覺理道之書。不樂看。長者德義之言。不欲聞。非由氣稟昏愚。必是疾染深錮。不復能相入也。雖聖賢與居。其如之何。

年少之人。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晨夕嬉遊。見老成者危言切論。掩耳而去。以爲我生必無可憂。亦有何懼。不知命不于常。豈特王公爲然。匹士庶人。盛衰苦樂。亦各有命。若涉大川。其無津涯。向後茫無可仗。但欲長此安平無事。豈是易得。或是世道變更。或是鄉土亂作。或是家運前後不同。或是此身事出非意。

惟有長懷憂懼。不敢肆言。不敢妄動。庶幾自作之孽。可以少免。易著其亡之訓。詩稱良士蹶蹶。誠何心哉。左傳楚莊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尙猶如此。而況吾人生於亂世。何異巢幕之燕。井谷之鮒。而云無可憂。有何懼。亦弗祥矣。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要不外養德、養身二事。故守身爲事親之本。則凡平日不能修身。而至於喪德。不能愛身。而至於傷生。眞是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人不幸幼孤。種種艱苦。種種凌侮。靡不身受。古人孤兒行一詩。不堪展讀也。但從此能自奮發。後來得力。多在此日。若是志氣不立。因無教訓之人。遂自甘於淪落。與雖有旁人教訓。而不肯聽受。去善從惡。忝辱所生。亦多在此日。先君子有言。無父之人。多有流落底。亦有興起底。每自思省。痛割於心。今與汝等言。亦所謂同憂相弔。願各黽勉。無忝所生。使寒泉喪氣也。時及門有幼孤者。

凡人父兄師友之訓。當敬守之。終身勿忘。汝王考蚤喪予。幼不聞教訓。二十餘。始於門生間。傳習二語。有云。行己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三十餘。往山陰從劉先生學。見其書堂壁間揭曰。讀書有方。在涵養本原。以得作者之意。使字字皆從己出。作人有要。在謹凜幽獨。以防未然之欲。庶時時遠於獸門。吾日常念之。不敢稍忘。今以告汝。汝能本此以學。是卽吾之家學也。若夫營營名利之途。背棄禮義之則。不畏於天。不師於古。非吾親吾師之志。不願吾子弟有此人也。語兄子。

人有伯叔兄弟。有三黨之親。有鄰里鄉黨朋友故舊。本不憂孤立。然必能自立。而後親不失其親。故不失

其故。譬諸作室。棟梁具。然後門戶牆壁。可依而立。無論椽桷瓦石。足以備用。雖竹頭木屑。皆有附麗之處。若棟梁朽腐。雖種種材物。無不具備。亦無如之何也。小小閒架。亦要棟梁承當。得起。小小家當。亦要主人掌持得來。否則就此親故。其賢者只可旁觀嘆息。不肖者從而媒孽之。枯木朽株。盡足爲害矣。

吾鄉自巽隱先生而後。三百年來。未有繼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此地獨不生才。祇由世教不明。典型既遠。父兄師友。自幼只以時文錮其耳目心志。識趣具卑。下梢有何長進。所望豪傑之士。無文猶興。眞西山曰。天不欲使此道復明。則必使後世無有知者。既使後世尙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在今日。尤急狂瀾之砥柱矣。巽隱先生程姓。本立名。裔出伊川。從朱彥修學。洪武閒。以明經舉擢藩府僚。建文初。徵入翰林纂修實錄。陞左僉都御史。靖難師入。死之。

讀書十六觀補

吳愷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讀書十六觀補

讀書十六觀補

茂仁吳愷著　後學趙紹祖繩祖同校

余得讀書十六觀。咕嗶之暇。時復省覽。輒有協於心。故依前義。謬益一二。以貽同好。而因知余之貧不忘道。困而求學也。若取大方之誚。則何恤焉。

呂東萊云。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如人一二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與閭巷人無異。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卽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福。卽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何以處之。便學問可以進。知識可以高。方爲有益。朱紫陽云。病中信手亂抽來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値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眞是枉讀古人書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山谷云。凡人胷中久不用古今書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蘇東坡云。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後魯肅見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諭

何一穰侯乎讀書者當作此觀

寗越少時苦耕友人謂曰君學三十年可免貧賤越請曰人休吾不休人臥吾不臥如十五年可以成矣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人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分命之優劣丁度祖顗盡其家資置書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度果登詞學科官至參政讀書者當作此觀

孟宗少游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臥庶得聞君子之言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東坡云儋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需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挍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史子書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挍之然後爲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見從學者苦渴無日遇曰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雨者晴之餘夜者日之餘讀書者當作此觀

杜暹聚書萬卷每卷後題云清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宋綬博學喜藏異書手自讎校嘗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讀書者當作此觀

胡鴻臚寺野談云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庋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至畀之竈下以代烝薪余每恨蠹魚之不若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尤延之嘗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其嗜書

之篤如此。讀書者。當作此觀。

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作史記。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蠶室。有怨言。死於獄。李長吉七歲能詞章。絕出前讓。及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大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少之。長吉氣絕。生時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人。亦多排擯毀斥之。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邪。讀書者。當作此觀。

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曲盡求書之道。讀書者當作此觀。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稿雖數百卷。顚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至老而不爲疲。亦只是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去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蒯徹讀樂毅傳。輒流涕。楊雄悲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讀其文。未嘗不流涕。王哀傳哀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梁武帝每讀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王子叡四歲喪父。初讀孝經。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楊歆舅子問歆讀詩至渭陽未耶。歆便號泣。舅子亦對之歔欷。情感所至。不能自已如此。古云。讀諸葛武侯出師表而不墜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墜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墜淚者。其人必不友。蓋信乎其然也。崔敦詩云。觀建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使知天下必能中興。又觀六

朝之文破碎。遂有土地分裂之象。觀五代之文粗悍。遂有草茅崛起之象。可謂有識者之言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譚苑云。學者當取三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論爲難。夏公演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名言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蕭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袚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如此。答曰。對先聖之言。何敢憚勞。讀書者。當作此觀。

讀書十六觀者。陳眉公之所纂也。茂仁吳先生愛而補之。因錄原書於前。而附所增於後。眉公書已刻於續說郛中。余故去之。而專取先生所補。以惠同好。先生爲吳方伯公元垣之子。以前朝明經。隱居不仕。甲乙以後。足跡不入城市。惟以讀書力田課子孫爲事。後之觀是編者。可以想見其爲人焉。

嘉慶五年正月十一日。棗士趙紹祖識。

教習堂條約

徐乾學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教習堂條約

教習堂條約

清　崑山徐乾學健菴著

僕等竝膺朝命。爲諸君師。自惟譾庸。深懷悚懼。竊見皇上選造多士。懇懇勤勤。務期成德。以備國家之用。天語肫切。聞者歡欣。僕等敢不竭其愚誠。用相規切。以無負皇上所屬任。願諸君相與檢飭身心。強勉問學。精心從事。熟復講貫。尊聞行知。日積月累。以至于高明廣大。他日爲純臣。爲眞儒。副國家期待之厚。僕等之願也。學問名教之事。滿書漢書初無分別。各宜砥礪。今與諸君約。凡條列於左。

伊川云。凡爲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晦翁云。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薛文清曰。讀書道義。求日用之實理。知之至。信之篤。則實有得於己矣。由卑邇而高遠。由下學而上達。諸君將近思錄、朱子節要、讀書錄、及性理諸書。精心尋思。反覆考驗其理。聖賢一句一字。皆有用處。久之自能造入閫奧。須虛心定氣。不可因循玩愒。勉之勉之。

古今人固有志在德行道藝而卒之止于富貴利達者矣。未有志在富貴利達而進於德行道藝者也。范文正公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王沂公對人言。曾生平志不在溫飽。考之二公後日之勳名。可謂較然不欺者矣。諸君自省平日立志于二公何如也。不讀非聖之書。不敢妄爲些子事。處善循理。固窮戒得。乃是許身稷、契、堯、舜。君民根本。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諸君其愼之于微。愼之于始。一事苟。則其餘皆苟

矣危哉。

學習國書。取自英年。乃朝廷儲蓄人材。爲異時委任之地。期望何等深厚。自待豈可少輕。專意討論。虛懷諮問。耳聽心受。隨手劄記。自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至經史古文。乃不可須臾離者。勿以學習翻譯。或至曠棄。空疏弇淺。豈免貽譏士林。皇上稽古右文。將不時考校。滿漢文義。竝須淹通。此中有甘有苦。有勉强有自得處。久自知之。

經學自漢、唐、諸家發明至暢。宋、元、名儒。乃得其體要。至明季而鹵莽甚矣。在諸君專門名家。各有師承。其爲明習。自與時俗治經者。相去倍蓰。顧舊例開館之後。更受他經。背誦數行。具文無實。今宜熟讀注疏。他日當倣帖括遺意。閒用帖經幾條。或經文。或注疏。十得八九爲上。得六七爲中。得四五爲下矣。此强記之功。高明者所易。忽然由之以貫穿全經。則易注疏既熟。乃約之以諸儒之說。如築室之有牆壁。可以依據也。

次則讀史。所以令諸君讀史者。匪第欲知其體例也。匪直以資宏博也。史之所言。成敗得失。切于致命。用說命所謂人求多聞。時惟見事者也。今欲閒時諮問史事。以觀諸君論世之識。宜求實益。勿托空言。

昔人云。文以氣爲主者。似矣。而未盡也。文以理爲主。而輔之以氣。耳立言者。根柢于經學道學。則當於理矣。不通經。固不足語于文。不聞道。亦不足語于文也。明之初年。宋學士、王待制、皆遊黃氏之門。以上溯考亭夫子之傳。自是三百年來。論文者必合三者而言之。乃爲正宗。非是。則旁門邪徑矣。遵巖、震川、諸君子。

奉此規矩。至謹嚴也。北地歷下數公。以才子是命。是其本原先誤。毋怪乎擬古雖工。終少自得。而新會、姚江、以後。心學日盛。脫棄文學。漸以六經爲糠粃。則又高明者之過也。別裁僞體。諒諸君雅有夙心。加愼焉而已。詩賦之學。其原皆出六經。要必無字無來歷。方能追配古人。

自六經以至周、秦、諸子。多有韻之文。易象傳無不用韻者。此固天地自然之聲也。詩三百篇。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遹閟既多。受侮不少之類。屬對精切。爲六朝之濫觴。如國風長句。抑揚逸宕。爲騷賦之權輿。此亦天地自然之聲也。詞賦固古詩之流。即偶儷未嘗不本於古。此皆前哲之所已言。而其盛衰之故。存乎作者之心氣。其視爲經國大業。即下筆有清廟明堂之容。其視爲雕蟲小技。即涉想皆月露風雲之狀矣。考其原委。推其正變。大雅可作。所望諸君。

敬與肆爲人品聖狂之分。勤與惰爲學問進退之界。薛文清云。聖賢欲人皆善之心。讀其書。親若見之。而不能體其心以爲心。可謂自棄者矣。諸君試思。經傳粲陳。衢陌秩秩。有階級可升。有津筏可濟。身列朝籍。親聽至尊訓喻。翰林清肅之地。前哲芳型具在。寸陰可惜。夙夜邁征。奮迅以淬勵精神。沈靜以涵蓄義理。博學多識。融會貫通。毋告諄諄而聽藐藐。敬業樂羣。自相師友。必憤必悱。以求啓發。望之望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學校問及其他五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王文治）

G一五七四上

平